

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日

本社編



國民團週刊出版社



版 出 社 刊 週 團 民

- | | | | | | | |
|--------|---------|------|-------|------|------|------|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第一種 |
| 第二種 | 第二種 | 第三種 | 第四種 | 第五種 | 第六種 | 第七種 |
| 基層建設影集 | 民團婦女隊影集 | 焦土叢刊 | 國民團叢刊 | 常識叢刊 | 紀念叢刊 | 建國叢刊 |

丙種叢刊

丁種叢刊



印 承 廠 刷 印 西 廣

國幣0.05

丙種叢刊第七種

紀念叢刊第一輯之四
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日
本社輯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總 經 售	發 行 主 任	編 輯 主 任	總 幹 事	副 社 長	社 長	發 行 者
民 團 週 刊 社	蔣 卉	亢 真 化	錢 實 甫	林 中 奇	馮 璜	民 團 週 刊 社

社址廣東西寧鄉塘廣西民團幹部學校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六七號

革命政府紀念日

紀念叢刊第一輯之四

——民國十年五月五日——

目次

1. 革命政府的史略
2. 紀念「五五」節的意義
3. 紀念的儀式

一 革命政府的史略

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後，帝制運動即已告一段落，大總統則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照舊約法的和民二十月國會制定的大總統選舉法的規定，黎氏繼袁世凱的任期應到七年十月爲止，而被袁氏解散的國會則應到五年四月八日

卽已滿三年的期限。若照袁氏擊造的新約法和三年的大總統選舉法的規定，則黎氏代行大總統的期限祇有三天便須改選。前者是南方軍政府的主張，並堅持須恢復原來國會，以抵制自動改組內閣的段祺瑞。後者是段祺瑞的主張，他對黎氏的繼任雖無問題，却很想把國會一筆勾消，免得事事受限制。因此，六月七日到二十五日之中，兩方面都非常堅持，其焦點完全是集中在「法」的問題，所以稱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戰爭，爲「護法之役」。

二十五日李鼎新受中華革命黨之命，宣布海軍獨立，聲言非恢復民元約法及國會開會，對北京政府概不受命。段祺瑞受此威脅，才在二十九日承認民元三月十一日的約法及二年十月五日宣布的大總統選舉法爲有效，同時並宣布國會定於八月一日繼續開會。這個問題既已解決，黎氏乃於同日正式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三月十日正式發表閣員。軍務院亦於七月十四日正式撤銷。

國會恢復後，本黨勢力仍然很大，因惹起段祺瑞絕大的反感，不惜用種種方法摧殘壓迫。其時國會的重大事件，是制憲問題，關於省制和兩院制兩點，本黨和爲段氏爪牙的研究系，爭持最烈。從九月十五日起，兩方面即已發生衝突，十二月八日更發生鬪毆。研究系議員在道理上失敗，竟訴之於所謂「督軍團」，引起武人干憲的醜劇。同時段祺瑞過信徐樹錚，而徐又非常跋扈凌人，往往挾勢不把大總統放在眼下，並嗾使二十二省軍民長官發出忠告總統信任總理的聯電，愈顯得府院間的不能協調。六年一月九日，徐樹錚和張勳倪嗣沖等，又在徐州開所謂省區聯合會，正式謀對付總統和國會的辦法了。

段派除了先做這些陰謀的勾當之外，最後的破裂則是由於「對德宣戰案」爆發的。二月九日即已對德提出抗議，三月十四日又已正式和德絕交，到五月七日再正式提出對德宣戰案於國會。本黨不主參戰，段氏深恐不能通過，乃於

十日使使所謂公民團，包圍國會，毆辱議員。加以憲法的二讀會又正在進行之中，而研究系着着失敗，更觸段氏所忌。卒由段氏用種種手段，強迫兩院多數通過，十四日正式宣佈對德絕交。而國內主參戰的，除段氏一人以外，祇有梁啟超一人。反對者除本黨外，副總統馮國璋（十月補選）也於四月八日在南京致電反對。段氏爲壓制反對者計，於四月二十五日召集各省督軍開會，藉以壓迫國會，八日即開會強制通過對德參戰案。十日，更使使公民請願團三千人，由陸軍部人員指揮，包圍衆議院，毆辱議員，並聲言非通過決不解散。國會中多數不直段氏的卑鄙行爲，而閣員也紛紛辭職，祇剩段氏一人；乃於十九日議決內閣祇剩段氏，重大外交事項須改組後再議。督軍團於此，知難挽回，而黎總統又袒護國會，乃相繼出京。五月二十三日，黎總統以國務員伍廷芳副署的命令，免段祺瑞職。

段祺瑞被免職之後，他的黨羽當然要爲他報復，於是廿九日，卽首由皖省長倪嗣冲通電宣告脫離中央，奉張作霖、魯張懷芝、閩李厚基、豫趙倜、浙張德善、陝陳樹藩、直曹錕各督軍又相繼宣告獨立。張勳更進一步、用十三省區聯合會的名義，電請黎總統退位。其它王士珍、馮國璋、李純、王占元等，却沒有甚麼表示。黎總統爲督軍團所嚇，便請徐世昌、梁啓超任調解之責，都被拒絕。而段派的軍人，又擬在天津另組政府，舉徐世昌爲大元帥，不過因爲內部齟齬，還不及實現。黎氏在這種不得已的情形中，因爲張勳有出任調停之意，便祇好請他入京。不料張勳到天津後，堅持非先解散國會，不肯說項。黎氏無法，六月十三日竟用步軍統領江朝宗副署的命令，第二次解散國會。次日，張勳卽如約到京，而各叛督也相繼取銷獨立了。內閣空缺則由李經羲填補。

不過張勳的北上，他的陰謀却是在「復辟」的，所以一到京便和梁鼎芬、

王士珍、江朝宗、康有爲等秘議，並向黎氏說明有復辟的必要，請黎氏奉還大政。七月一日，張勳即假馮國璋、陸榮廷的名義，擁溥儀復辟，即日改爲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封官給爵，獨段祺瑞榜上無名。黎氏於此，祇得逃入日本使館，將總統大小印信，派人送給副總統馮國璋，教他討平。不過張勳的這種舉動，即是北洋派的軍閥們，也是反對的。北京附近即首由馮玉祥先生發動，段祺瑞則於五日在馬廠誓師，於十二日克復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

復辟醜劇的結束，得意的自然是段祺瑞和研究系了。他在誓師的次日，即說是奉命組閣，於是十四日抵京，十五日即赴國務院視事，十七日內閣組成。至於總統一位，黎氏已不願做，八月一日，才由副總統馮國璋繼任。這時段氏最切要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對外的參戰問題，一是對內的國會改造問題，而以前者爲重，藉以制內。研究系的人物則對於改造國會一事，却非常熱心獻策，

其目的總不外是取得政治上的權利。總之，國會和憲法的破產，此時已經是暴露無餘了。

總理在督軍團干憲時，即已電請黎總統「維持約法，以固民國基礎」。督軍團獨立時，南方各省亦紛紛聲討。國會解散令下，西南亦暫取獨立態度。復辟亂起，又紛紛請出師討賊。其後國會問題不能解決，西南各省尤其忿怒異常。當時總理格外還給段氏一封長電，願他悔過自新。到了他有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消息傳出，總理已知他無可救藥，才率領海軍南下護法。

海軍的效順革命，是早有淵源的。第一次國會的恢復，即得力於海軍的獨立。第二次國會解散，海軍總長程璧光已有辭職南下的意思，及得總理請黎元洪和國會議員南下的意旨，即於總理抵粵（七月二十日）後兩天離滬，並發表護法宣言，八月五日駛入黃埔。國會議員由七月下旬起，也有一百五十餘

人，陸續到粵。八月十八日，總理召集各議員商討，決定在粵開非常議會，並於次日發表宣言。二十五日，國會即開非常會議，討論組織政府事，三十日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十三條，次日公布。依大綱設大元帥一人，元帥兩人。九月一日，選舉總理爲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爲元帥，於九月十日就職，同時並發表六部部長。

不過軍政府形式上雖然成立，實際上一切大權，大半是操於陸榮廷之手，以致各部部长都半未就職。而陸榮廷又是一心一意想和北洋系勾結的，却因爲敷衍革命黨出師北伐，兼以威脅北方，而得罪了段祺瑞，引起段氏征南之意，才容許軍政府的存在。恰好段氏於八月六日撤換湘督，兩廣大受威脅，便不得不實行援助（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在湘南宣告獨立）湖南，於是護法的戰事，方才開始。可見他們的護法，實際完全是爲的個人的私利。

陸榮廷和唐繼堯既是各有私心，所以當總理就職之日，他們並不同時就職。總理堅不承認北方政府，他們却祇是否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更想聯馮以制段。同時在南下的議員之中，雖然大半都是舊國民黨的分子，却祇有「民友系」多爲中華革命黨的舊人，可以聽從總理的主張。其它「政學系」反在勾結滇桂的軍閥，而和北方馮派大送秋波。因此，軍政府從六年九月到七年春初，簡直是不能做事。這時比較服從總理，祇粵省長朱慶瀾一人，但他又不久即被排離職。其次可指揮的，則僅僅陳炯明的二十營軍隊了，却也被排去援閩。而新任粵督莫榮新又極跋扈，甚至將總理僅有的少數衛士，亦捕去當做匪徒槍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海軍部長程璧光突然在海珠對岸被人暗殺，更去了一個忠實的幹部。四月後旬，政學系爲迎合軍閥計，尤不惜高唱軍政府改組的聲調，其目的則在取消首領制，改爲合議制，以減輕革命的力量。

總理到了這時，已知事無可爲，乃於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大總統職，並通電說明護法的真意。但政學系等對於他們的計劃，自然是不願放棄的，終於五月廿日，由非常國會選舉 總理、唐紹儀、伍廷芳、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七人爲總裁，改軍政府爲合議制。七月五日，陸唐等通告成立。八月二十一日，並推定岑春煊爲主席總裁，於是政學系的大功告成。 總理受此打擊，不久即離粵赴滬，一面準備整理自己所創造的革命黨，一面發憤著書，改良國民的心理，作革命的根本工夫。「孫文學說」，便是這時手寫成的。所以 總理在護法軍政府的時代，雖然暫時失敗，而黨的新生命却胚胎於是。

改組後的軍政府既在政學系的支配之下， 總理乃於八年八月七日，正式電辭總裁。十月二十七日，非常國會突然提出改組軍政府案，並有人表示不信任主席總裁岑春煊，這是因爲政學系和軍閥與北方妥協的計劃，失去人心太大

的緣故。此後非常國會究竟無法制裁軍閥，更不能減去政學系的牽纏，弄得是毫無生趣。而軍政府自 總理去滬後，唐紹儀、伍廷芳相繼離粵，唐繼堯又遠在雲南， 總理因不忍革命政府的濫被污穢，乃於九年六月二日通電總裁已不足法定人數，軍政府命令一律無效。八月，陳炯明由閩南反攻，十月恢復廣東全省。二十四日，岑春煊與陸榮廷、林葆懌、溫宗堯等聯合宣言解除軍政府職務；二十六日，莫榮新退出廣州，於是軍政府瓦解，政學系也同時銷滅。

廣東恢復， 總理即與伍廷芳、唐紹儀相繼重回廣州，重新組織軍政府。十二月一日，並通電全國宣告重開政務會議，而非非常國會也仍舊集會。此時在粵的議員，尙有二百二十餘人，不過各總裁已半零落， 總理乃慨然提出取銷軍政府另組正式政府的主張。加以北方的大總統徐世昌，其被選是根據不確實的，更有組織正式政府的必要。這個意思透過了非常國會，乃於十年四月七日

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依大綱第二條，選舉大總統，總理以二百一十二票當選。十日，由非常國會通告全國大總統於五月五日在廣州就職，同時發出對外、對內宣言。於是革命政府組織告成。

十年七月，廣西平定之後，總理即移駐桂林，決心北伐，而把兩廣交給陳炯明。不料陳炯明叛逆爲心，初則不贊同北伐計劃，更後處處留難，尅扣糧餉，並將鄧仲元先生暗殺（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總理知陳炯明反形已經畢露，乃於三月二十六日回師，十九日免陳各職，專任陸軍部長，五月六日再到韶州誓師北伐。不料陳炯明又在圖謀廣州，並已移師入城，六月一日，總理不得已再回廣州鎮攝。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竟不顧一切，嗾使葉舉、洪兆麟圍攻總統府，使總理蒙難軍艦，八月九日才得脫險去滬。革命政府經過陳炯明三番兩次的摧殘，便完全解體了。

二 紀念「五五」的意義

我們要知道 總理做非常總統的可以紀念，便先要知道那時的中國情形，是何等的非常。那時中國的情形，可以分作南北兩部分來說。北方情形，簡言之，是北洋軍閥直接承襲袁世凱做皇帝夢時所遺留的政策與制度，在段祺瑞手裏又攬出一個「督軍團」來，一般軍閥的飛揚跋扈，作威作福，可算已到了極點，人民的痛苦也到了極點。這種北洋軍閥祇曉得就自己所佔有的地位，去謀自己權利的發展，絲毫想不到國家。那時不但無民國之實，就連普通國家的形式也都看不出，國內的一切也都已不成景象了。他們爲着發展私人的權利，爲着力圖地位的久存和勢力的鞏固，除掉彼此勾結，組織所謂「督軍團」外，還要同帝國主義者作親密的結合。帝國主義者本來一直是想侵略中國的，當然也就利用他們爲工具，沆瀣一氣。我們知道滿清政府對於國家的利益，是明白地

喊：「寧贈朋友，不與家奴」的。袁氏雖做民國總統，一切還是因襲滿清的辦法，帝國主義者也早就識透了他。後來見他急於要做皇帝，曉得他「大贈朋友」的時候到了，便攬出「二十一條」來，他也果然接受。袁氏死後，接着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上臺，通通是演的這種戲，他們的後臺老闆總是帝國主義者。兩下的勾結愈過愈密，國家的損失，人民的痛苦，也便愈重，而造成當時非常危險的局面。總理有鑒於此，覺得根本挽救這種局面，轉過國家民族沉淪顛沛、萬劫不復的危機的責任，惟有本黨才可以担負起來，國民革命的進行是再不容延緩了，於是趕緊就任非常總統，號召同志同胞，戮力前進。總理那時雖是身在廣州，眼光却一直遠矚全國，尤其注意北方軍閥，認它為同胞同志誓死奮鬥的第一個對象。這一層，有許多人未曾注意的。

至於南方的軍閥，其情形也不亞於北方軍閥之糟。它的人數雖然較少，根

基雖然較淺，但它在南方，是直接阻撓革命勢力的發展的。我們眼看着本黨的一切政綱計劃，第一步就給他們攔擋着，不能實行；眼看着本黨的革命武力，不能加諸北方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之身，而完全消磨在對付他們。這是何等可恨的事！五月五日 總理就非常大總統職，北方軍閥固然不願意，便是南方軍閥又何嘗願意！後來陳炯明派兵圍困總統府，要得 總理而甘心，種種事實，不是極明顯的證據嗎？凡是軍閥，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的心，一定都是非常之深的。如果要他爲國爲民去犧牲，他一定會不肯的；卽是勉強去做一兩件顧顧面子，也做得一點勇氣都沒有。軍，本來是人羣自衛的一種結合，是衛羣的，不是衛軍官本身的。軍而成閥，就已經不是「軍」了。所謂「閥」，是門第的表現，是一家私人的表現。以護衛整個人羣的軍護衛整個國家民族的軍，忽然表現於一家一姓的意義之下，那還有甚麼道理可說！如陸榮廷、唐繼堯一流

人，只想把地盤割據起來，盡力扶植自己的力量，好讓他一家子孫萬世，去做地方上的小皇帝。如果叫他們拿出力量來爲國爲民，對內去打倒北洋軍閥，對外去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他們是決計不來的。我們試想想：總理領導本黨，在南方立下了一點革命的基礎，原意南方離開北洋軍閥的惡勢力遠些，可以逐漸擴充起革命的力量來，去北伐，去完成革命。而不料在南方又觸處羅列着想做小皇帝的人，把革命的基本力量，又重重的包圍起來，眼看着北洋軍閥的猖獗，幾乎不把全國立刻出賣了，全民立刻斷送了，而不能迅速痛快地撲滅掉，這又是何等非常的情形！

當時陸榮廷曾在廣東宣告獨立，所謂獨立，便是讓他個人在兩省的範圍以內，爲所欲爲。他也絕不與當時的偽政府處於對抗的地位，去討伐北方破壞約法的叛逆者。總理在廣州組織大元帥府，便不肯聽受命令，反而與段祺瑞、

馮國璋等暗中勾通。他看見 總理主張北伐，統一中國，又十分害怕。所以到民國七年，便設法把大元帥制改成總裁制，使 總理不能革命，並且非走不可。——這就是陸榮廷、莫榮新、岑春煊等罪狀之一斑。 總理走後，到民國九年，設法使粵軍回粵，驅逐了他們。不料粵軍的首領陳炯明，仍然是一副軍閥的腦筋。陸莫等被驅逐， 總理回粵繼續進行一切革命的計劃，他心裏便十二分不願意。所有的軍閥的原形，也便逐漸暴露了。後來 總理做了總統，見陳炯明已在廣西肅清叛逆，便要他出兵北伐，而他却老實不客氣的表示不願意。當時 總理命蔣介石先生到南寧去看他，問他的意見到底怎樣。他說：「我是不再幹了。民國二年我已經吃了大虧，現在還那樣幹嗎？以後我不再聽先生的話了。就是胡展堂、汪精衛的話，我也不願聽了，因為他們常常給當我上。」蔣先生因此，知道他的成見太深，反革命的意思已露，便不再同他講甚

麼，託病辭去，報告給 總理。 總理原想以他的軍隊做革命武力的中堅，負北伐大任，始終去完成國民革命的。而不料他根本是個軍閥，即他以前的驅逐軍閥，也是爲的自己好去代替軍閥，佔領地盤而已。陳炯明這段反革命的情形，雖然是後話，可是當時陸榮廷等明白反抗 總理，更不亞於陳炯明。 總理環顧遠近，覺得全國對於革命的需要愈迫切，革命力量的發展竟會阻撓愈多，如果沒有非常的號召，便無以渡得過當時非常的艱難。所以他在五月五日毅然決然的就非常大總統職，用以激發同志與將士的決心。

於此可知民國九年南北軍閥造成全國非常危險的現象，同時又給予國民革命非常困難的形勢，便是 總理要做非常總統的原因。但 總理這次所以要做總統，積極方面還有一個很大的意義。 總理那年就職總統，雖在五月五日，可是他對於當時政治上應取的方法，應抱的宗旨，在一月一日已經發表過了。

他的大意是：我們在廣東所圖謀的，是全國的國民革命成功，而不是演成歷史上任何一種割據式的事業，造成一種偏安的局面，更絕對不是半流寇式、半土匪式的把戲；東竄西跑，祇有破壞，沒有建設的。我們爲建設才去破壞，要革命才要有軍事與戰爭。不過要進行建設的革命，非有根本的、真正的組織不可。換句話說：在我們革命的組織中，不可沒有政府——一個良好乾淨而堅強有力的政府，以爲對內對外的總機關。否則，一切仍在反革命的北方政府統轄之下、名義之下，又怎樣能革命呢？總理並且對人說笑話：『廣東的私娼，不敢公然開門賣淫，謂之半掩門。我們現在的革命，難道是偷偷摸摸，好像私娼的半掩門一樣嗎？所以我們要革命，非趕緊組織政府不可。』總理這種比方，雖很滑稽，但是總理的意思，是要大家認識革命的使命是十分偉大，非下決心去做不可，而一切也非從根本上做起不可。所以總理在十年一月一日

的講演中，有幾句話道：『觀察現在的大勢，護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我們從今天起，不可不拿定方針，開一個新紀元，去鞏固中華民國的基礎。其道爲何？就在建設正式政府。』因此我們知道，總理爲國家的根本問題，爲在本黨革命史上再開一個新紀元，非設立政府不可。既要設立政府，當然自己要出任總統，以資領導了。

我們就以上所得的意義，再去推求：（一）總理生平所表現的革命人格；（二）總理如何修養成功這種革命人格的。凡熟悉總理生平的人，都應該明白總理爲人最不可及的地方，是在他的人生觀中，祇有將來而沒有過去。過去的失敗，他固然不去悔怨；就是過去的成功，他也從不留戀。在他刻刻追求未來之中，好像是忘記了他以前的一切似的。總理做總統，絕對不是虛榮心重，也不是佔有慾、支配慾強，而完全是創造慾強、是責任心與義務心切。我

們看：總理生平有兩次非做總統不可，又有兩次一定不要做總統。我們如果不明白他的爲人，對於他這種矛盾情形，一定會莫名其妙。而且凡他要做總統的時代與局面，一定是很艱難困苦，在旁人絕不要做的；至於他不要做總統的時候，一定與此相反。民國元年，國勢尙未大定，人家選他做臨時總統，他欣然就職；及至南北和議已成，他便視總統之位如敝屣，讓給袁世凱，並且很誠懇的把袁世凱介紹給參議院。當時唐紹儀先生由北方來，與總理商辦一切交代，總理在交代以後，消閑自在，天天出去遊山，南京附近的名勝，差不多都遊遍了。及至民國六年，袁世凱死了，黎元洪升做總統，還有副總統一席，要總理去就。當時國會議員中，也有很多以此請求總理的。總理說：「這種總統我一定不做，並且一定不准你們舉我。因爲做了這種總統以後，一定不能實行我的主義與政策，徒然去與軍閥官僚周旋一下，有甚麼意義

呢！』原來 總理的做總統，還有一種特別情形：凡別人也可以做，不必定要他做的，他總不答應；如果事實上非他不可的，如果他感覺做了以後，才便於領導全體同志和國民去努力革命的，他便挺身而出，勇於擔任。而且到了這種情形，便是人家不願他做，不許他做，他一定要爭着去做。總是如此勘破人類的虛榮心、支配慾、佔有慾、而代替以責任心、義務心、與創造慾。他教訓我們說：『在社會上人人應該以服務爲目的，不應以奪取爲目的』，他終其身便以身體力行這句話。他有這樣的人生觀與人格，我們覺得他的確是人類的模範！

其次我們從 總理做總統的情形上，又十分感到 總理實在是一個極平民化的人。無論甚麼時期，便是他做大元帥、大總統時，如果同志找他談話，他總是以懇誠相見。他和同志討論事情時，總讓人先盡言，然後他才說出他的意思，從來沒有命令式的語句對人的。討論一個問題，每每接聯討論幾天幾夜都

不休，而不覺其倦。總理對於主義政策，或較大的主張，既定以後，絲毫不肯變動，不肯苟且。至於事情既託付了人，便絕對信任那人，予以全權辦理，毫不猶豫猜疑。凡人有貢獻意見的，總理無不虛衷容納，擇善而行，從不以異己者爲忤而客氣用事。總理這種平民精神，是自來做首領的人所罕有的。惟其如此，所以總理終於是我們全黨全國的惟一的首領！

我們既崇拜總理這樣高尚偉大的人格，我們就要研究總理這樣的人格是如何修養成的。我們知道：總理並不是甚麼天生的偉人，而由是修養成功的偉人。中國人從前恭維當代的帝王，或萬古的賢聖，都充滿了崇拜偶像的意味，都要推崇這些帝王賢聖有天賦的聰睿道德。我們對於總理却不然。我們相信總理是一個人，是一個平常的人，不過他有他的獨到的修養。人人祇要能照總理那樣修養，人人都可以做到總理；尤其是在求學時代的青年們，

專門修養期中，要十分注意我們民族中最有修養，修養的成績最偉大的一個人。假如把總理整個的人格做模範，去追求他整個的修養方法，那是一件很繁複的工作。其意義雖不是短時間所能說完，却可以略從 總理的力學問層一來，做一個比喻。

我們且從淺處說起，總理的看書是怎樣的呢？總理終身是一個學生，在他的生活中，始終不能離開書本。無論是事務匆忙的時候，或問題糾紛的時候，在他的起居之中，看書一層，總是與平時一樣的。普通人在心緒不佳之時，總不能看書，至多看點文學書，藉以消遣，如果認真去看科學書，那就不行了。這一層大家都體會得到的。可是 總理不然：他越在煩悶之中，看起書來越勇猛，越認真，一看總是七八十葉，而且又都是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或醫學、生理學等各種自然科學的專門書。這種情形，却非常人所有；但

這種修養，却爲人人所宜有。這種修養告訴我們：沒有甚麼人事是足以妨礙我們讀書的，只要我們決心去讀，勉力去讀。我們如果自己不願讀書，再不必多所借口推托。同時格外證明下面這兩句話是完全錯誤的：「做事便不能求學，求學便不能做事」，我們以後再也不要這樣說，這樣想了。

我們再擴大一點範圍來談 總理的求學。現代的一班青年每有一種感覺就是許多青年雖知道應該求學，而怕學問求得以後，將來或者沒有用，因而不免揣摩風氣，趨向時髦，把自己的志趣丟開，專問去謀應付環境，這實在是錯誤的。滿清末年，學術界最時髦的一種主張，叫做『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當時揣摩風氣的人，以自己的眼光，去決定所謂「維新」以後的功名利祿，將要用到許多甚麼「敲門磚」，於是大家都去學法政、學陸軍、學財政、學做外交官。這些原都是要緊的學問，但因爲他們心理上去學的動機不正確，結果這班

人所學的也都不大靠得住。其實只要是真才實學，無不可以致用。專門學問與適應環境的普通常識不同，不必問那一門那一類與學成以後的時尙相合與否；專門求合時尙，那就不是用學問以成事業，而是用學問以成功名。我們在開始決定求何種學問時，首先要問自己的志趣如何。所謂『志』，便是願意爲國家爲民族努力之點；所謂『趣』，便是自己的個性、天才、興趣如何。卽如總理，最初爲何要學醫呢？難道希望學成以後，社會上剛好信任西醫，便可借此發財麼？總理的學醫，是爲的有志救人，同時醫又和他的性質很相近，所以決定學它。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作用了。以志趣爲求專門學問的標準，而不趨時尙，不慕榮利，這是總理的修養中很要緊的一點，大家不可忽略。我們求學的態度，也祇有這個唯一的門徑，才是對的。

三 紀念日的儀式

照「革命紀念日簡明表的規定」，「五五」紀念日應該「全國一律懸旗慶祝，各地黨政軍警各機關、各團體學校，均分別集會紀念。並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念大會。不放假。」

紀念日儀式的秩序，大體如下：

- 一、紀念會開始
- 二、主席就位
- 三、全體肅立
- 四、唱黨歌
- 五、向黨國旗暨 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

六、主席恭讀 總理遺囑

七、向 總理遺像俯首默念三分鐘

八、主席報告紀念史略及紀念意義

九、演說

十、禮成

至於宣傳要點，大致如下：

- 一、講述民國十年時代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暴亂情形。
- 二、說明 總理就非常大大總統職的原因及護法的精神。
- 三、說明 總理爲國爲民的大無畏精神，與吾人應有的努力。
- 四、說明 總理革命精神與修養的要點，及吾人應當繼承的重要。
- 五、講述革命陣線分化的原因。